

邪劍魔星(上)

渠羽生 著

徽大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风云际会.....	1
第二章	枉费心机.....	34
第三章	邪劍遇艳.....	73
第四章	劍邪心慧.....	115
第五章	刀光劍影.....	146
第六章	幡然悔悟.....	190
第七章	智擒魔女.....	218
第八章	如愿以偿.....	246
第九章	豪俠尚义.....	282
第十章	艳冠宇内.....	299

第一章 风云际会

夕阳红艳艳的光辉，像面稠密的银丝覆罩在火树岭满岭深秋的红叶上，风吹树摇，叶浪翻动，在四周一望无垠的枯黄色的大草原衬托之下，火树岭像是一道燃着熊熊烈火的火岭。

一座雄伟壮丽，占地盈余的巨大宅地，独立无邻地耸立在这座红叶满坡的孤岭上，绿瓦粉墙，在红叶、夕阳的映衬下，使人觉得醒目得近乎有些刺眼。

岭下的草原是静悄悄的，同样的、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散布着劲装大汉。

巨宅也是静悄悄的，但丈许高的院墙顶上，也是劲装大汉在穿梭走动。

一切都是静悄悄的，然而，静悄悄的动物却往往是最可怕的生灵。

无疑，这是个被包围的圈子，以大院为中心的严密包围圈子，由近百个武装汉子所布下的一个包围网。

他们到底在包围什么呢？

巨宅中只有两个人，而且，江湖上几乎人人都知道包

围着的与被包围着的是一伙的。

大院中的两个人，此刻正在大院中央的那棵巨大的枫树下对峙，一壶醇酒、两只酒杯，伴着夕阳余辉，满天彩霞，这景象就给人一种闲云野鹤、悠然自得的感觉。当然，有许多事情的内在与外表并不相同，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所布出的画面，就使人觉得闲散而与世无争，而他俩，似乎也正希望着每一个看见他们的人，都会油然地产生这种感觉。

背向着树干的是个儒生打扮，剑眉朗目，年在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他明亮而灵活的眸子中所流露出的光芒，总给人一种老练、稳健而又精明多智的印象。

儒生对面的是个与他年纪不相上下，浓眉大眼，满脸鏖悍之气的黑脸年轻人，率直、豪放而又不善于用心计的外表，与对面的儒生恰好成了强烈的对比。

手中拈着一颗黑色的棋子，黑脸年轻人一双眼凝视在对面儒生的脸上，呆呆地望着，灵活的眸子，注视着棋盘上散布的棋子，儒生年轻人的一双眸子也定住了。

他们，似乎都有着沉痛的心事，下棋，只不过是在打发那些漫长而又无法打发的时光而已。

“波”的一声，一片巴掌大小的红叶不偏不倚的落在棋盘的正中央，红如鲜血的叶色立刻映进了儒生年轻人的眼睑。

微微怔了一怔，儒衣年轻人道：“齐大哥，该你落子了。”

眼皮子眨了两眨，黑脸年轻人并没有把食中二指间的黑子放在棋盘上，压低了嗓门道：“酸丁，你真个有心思下棋？”

事实上，也只有他这种直肠子才看不出伙伴有没有心思下棋，脑筋稍会转弯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话是白问的。

本来嘛，世间有几个能从容就义的呢？

沉稳、平淡地笑了笑，儒衣年轻人道：“齐大哥，你怕了？”

环眼一瞪，黑脸年轻人一挺胸脯，道：“笑话，难道你把俺齐成武看成什么样的人了？虽说世上没有不懂命的人，但俺还至于贪生怕死到连替他卖命的勇气都没有了。”

儒衣年轻人笑笑道：“齐大哥，他的年岁并不比我们咱们大。”

齐成武粗声粗气地道：“我知道啊，我这句话可不是为了身份年龄而说的，酸丁，你说说看，他的为人处世，难道还不值得我为他卖命吗？”

凝重的点点头后，儒衣年轻人道：“有志不在年高，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值得了呢？”

齐成武道：“对啊，那俺并没有说错什么啊，酸丁。喂！你不是说他们不久就会发觉的吗？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呢？”

儒衣年轻人抬眼望着对面的齐成武，沉静地道：“他们不是更好吗？我们可以多活上几天啊！”声音很平和，但却有一种掩饰不住的英雄末路的凄凉意味。

重重地喘了几口大气，齐成武粗声道：“俺知道啊，可是……”

接着笑了笑，儒衣年轻人道：“俺憋得发慌。”

齐成武吐了一口大气，道：“唉，谁说不是吗？他娘的长痛不如短痛，反正咱们是活不成了，我倒真想他娘的痛痛快快地干上他一场，宰一个赚一个，宰不到也有人替咱们痛快有本钱。”

儒衣年轻人笑道：“命是咱们的珍贵，大哥，当时没跟师父走，你不觉得后悔吗？”

环眼一瞪，齐成武道：“后悔俺就不留下来了，既然留下来，还后悔什么？”

儒衣年轻人正色道：“大哥，咱与姓燕的并没有什么交情啊，而且，论身份、论地位，咱们没有一丁点可以与人家攀交，你觉得咱们这么做值得吗？”

齐成武凝重道：“值的，当然值的，要不值得，师父他老人家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命去设下这金蝉脱壳之计呢？”

儒衣年轻人道：“大哥，师父当年拿了姓燕的一笔重金，答应在他双目失明两年之后，送上那条千年蛇胆，医好他的眼，因此，师父现在所做的，只是履行诺言而已。”

齐成武正色道：“酸丁，你可别忘了，师父家财无数，他可以不要姓燕的金钱，因此他不缺少那些钱。”

儒衣年轻人道：“谁都不会嫌钱多的，别忘了师父是武林中有名的钱蛋子。”

“姓钱的不是派了人送来五千两金叶子要卖那蝮蛇胆吗？这个数目比姓燕的所给的少说也要多上两倍，师父如果真的为钱，他又何苦要拿自己的命与他儿子的命来冒险往外送那蝮蛇胆呢？”

儒衣年轻人以惊异的目光凝视着齐成武，稀奇地道：

“大哥，你说呢？”

齐成武不加思索地道：“师父取姓燕的金钱只不过是
要掩人耳目，使江湖同道错以为他与姓燕的只限于商业行为而已。”

儒衣年轻人的眸子更亮了，追问道：“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了？”

齐成武斩钉截铁地说：“完全不是！”

儒衣年轻人追问道：“那么你说是为了什么？”

齐成武道：“师父认为姓燕的这个人值得交。”

儒衣年轻人道：“他们才只见了一面，不是吗？”

齐成武正色道：“有些人甚至连一面都未见过，就能成为心灵上最知己的朋友。”

儒衣年轻人点点头道：“大江南北，三山五岳，只要是在江湖上走过几天的人，几乎无人不知道的燕翎雕这三个字的，但是，师父不是那种喜欢结交名流权贵之人啊！”

齐成武为难地摇摇头，道：“这俺可就说不其中道理来，俺总觉得师父的想法是不会错的。”

儒衣年轻人道：“你以为师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齐成武一呆道：“俺怎知师父他老人家的想法呢？”

儒衣年轻人道：“你不是说你知道吗？大哥，你自己对燕翎雕这个人的看法又怎么样？”

一提起“燕翎雕”这三个字，齐成武原来呆视棋盘的环眼立刻就灵活起来了，抬头仰望着顶上随风摆动着的枫叶，他回想道：“他有一种使人说不出来的俊逸脱俗的灵气，如果不是师父提起他就是‘邪剑七星’中的魁首燕翎雕，我还真以为他是个投帖拜山，慕名求医的江湖后生呢！不过，大哥，说实在的他尽管一点架子也没有，尽管他脸上并没有贴上‘邪剑魔星’那几个字，可是我总觉得他有一股慑人的气息，使人不自主地愿意与他接近，却又不能自主地要对他产生一种敬畏和服从的意念，就象是只要他对你笑一笑，你就会觉得为他做什么都值得，酸丁，你可有这种感觉吗？”

缓慢慎重地点点头后，儒衣年轻人道：“是的，我也有这种深刻的感觉，不但我有，连我们的师父好象也有，大哥，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呢。”

环眼中闪动着窘迫而又希冀的光彩，齐成武道：“酸丁，你知道我从上到下就是一根直肠子，从来不会转弯。”话落一顿道：“大哥，你一定知道，是吗？”

庄重而严肃的儒衣年轻人道：“大哥，你方才所说的那些话，已可以证明你脑筋比以前灵活的多，遇事也能自己思量了。”停了停，儒衣年轻人道：“是的，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那种笑是发自内心的，出至至诚的心声

的，就像一个未了解人事的稚童的真诚的 笑靥，没有 奉承，没有虚伪，他流露出内心对你的善良好意，因此，他会博得你给他同样的真诚和善意，这是他使人心悦诚服的第一个深刻印象，但是，师父是老江湖，只凭这一点，他老人家绝不会轻易拿命去交他这个朋友的，对吗？”

不停地点头，齐成武连声道：“对对对，对极了！大哥，你说的固然对，但是，师父目下不是就拿命去交他这个朋友了吗？”

有点黯然地，儒衣年轻人慨叹一声道：“兄弟，师父的确是这么做了，不但用了他自己的性命，甚至连他儿子的性命也用上了，你没有说错，因此他有使人觉得值得为他那么做的感觉。”

齐成武迫切地问道：“为什么！”

儒衣年轻人肃然道：“因为他为别人做的更多，而且是完全不求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做的。”微一停接着道：“兄弟，谁都知道五名山下的燕家是个武林中数一数二的武林世家。对吗？”

齐成武道：“对啊！”

儒衣年轻人道：“谁也知道燕家因为攻打太阳庄而覆灭了。对吗？”

齐成武道：“对啊，‘邪剑魔星’燕翎雕及他的手下‘七星’的功力与燕家庄的功力本来并不比太阳庄‘太阳叟’及他手下那批兔崽子差，只是，‘太阳叟’那老小子用不光明的手段才得胜的。”

儒衣年轻人道：“我们不能否认太阳庄有着他雄霸一方的实力，不管他倚仗的什么样的手段，总而言之，燕翎雕还是败在他的手中，问题的关键是：‘邪剑魔星’燕翎雕是不是不攻太阳庄就不能活下去了？”

双眼一瞪，齐成武道：“这是什么话！太阳庄虽然霸道了点，但如果说叫他们主动的去打燕家庄，就算老天借给他个胆，‘太阳叟’那老小子也不敢前去！”

儒衣年轻人道：“不错，‘太阳叟’确实没那胆量敢进燕家庄，也就是说燕翎雕本来可以安然无恙地在家享清福的。”

齐成武道：“是啊，那为什么？”他好像才想到这个问题似的。

儒衣年轻人道：“为了道上的朋友们的安宁！”

齐成武喃喃地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环眼中神光一闪，脱口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为一些完全不相识的朋友牺牲了一切，这样，师父才觉得值得为他这种人卖命，对，值得为他卖命啊！”

“齐兄，你说值得为谁去卖命啊？”

闻声霍然站起身子，齐成武黑脸上立时泛上了浓浓的煞气。

儒衣年轻人摇摇头，朗声道：“兄弟，坐下来，你怎么连太阳庄二总管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十分不情愿地，齐成武慢慢的坐了下来。

踏着满地的枫叶，一个五短身材，衣着鲜明华丽的五

旬上下的汉子率领着八个身着白缎迦身武士衣着的健壮汉子，以大王出巡般的步伐，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滑溜溜的像随时要出眼眶子般的眼珠子，环扫了空旷而落满红叶的巨大院落一眼，五短的汉子抬起右手抿抿唇上那两撇令人生厌的花白小胡子，以尖刻的声音道：

“两位这几天可好？”话落，人已停在齐成武的身后了。

似有心又似无意，八个身着白缎子迦身的汉子围成了大半个圆弧，把三个人围在中间，一个个昂首挺胸，眼睛瞪着天边，就像是他们的目光永远都不肖向平行的方向看似的。

缓缓地站起来，儒衣年轻人朗声一笑道：“连二总管一向忙碌，今天怎么会有空到火树岭来了！兄弟，你快站起来，让个座给连二总管坐。”

连二总管已开口道：“甭客气，老哥哥我生就好劳碌的命，比不得二位能享这种闲云野鹤般的清福，嘿嘿。”笑声过后，脸色微微一整道：“易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我也不说那些客套话了，今天到火树岭来，是来取那条蝮蛇胆的，你们师父在太阳庄等着呢！”

早就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了，儒衣年轻人平和无比地道：“连二总管，家师去太阳庄之前曾一再叮咛过，千年蝮蛇是天下奇珍，非他本人，不能交与任何人，当然，连二总管与咱们都是自己人，事情我也多少敢做点主，只要连二总管有家师的手谕，兄弟我马上就交出去。”

连二总管小眼一眯，笑道：“嘿嘿，易兄弟，你连我

也信不过了？”

儒衣年轻人冷静地道：“二总管，话不是这么说的，家有家法，兄弟我实在做不了主啊！”

滑溜溜的眼珠子一转，连二总管道：“那么我可以看看那条毒蛇吗？”

儒衣年轻人笑道：“连二总管这是为什么？”

脸色越来越冷了，连二总管道：“我担心它已经不在那里了。”

就像天塌下来脸上也不会变色似的，儒衣年轻人微笑道：“空穴不来风，无云不下雨，二总管突然提出这个要求，是何居心？”话落，顺手拿起酒壶倒了杯酒，起身递给连二总管道：“二总管先喝杯酒压压风寒。”

连二总管摇摇头道：“我不喝酒，易兄弟，如果信得过我连云天，你就让我看看那东西。”

话，是说得重了。

看了齐成武一眼，儒衣年轻人一仰脖把酒倒入口中，舐舐嘴唇道：“连二总管的话不是说得重了些吗？”

连二总管突然冷笑一声道：“易兄，我说过我很忙碌，无暇久留，还请易兄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暗自把功力凝聚于双臂之上，齐成武静静的坐着未动。

儒衣年轻人笑笑道：“连二总管忙些什么，撒网？”

小眼中目光一闪，连云天道：“网什么，易兄弟？”

朗笑一声后，儒衣年轻人道：“湖海中撒网是网鱼鳖

虾蟹，草原上撒网是网兔獐走兽，江湖道上撒网，连二总管，你说是网什么？”

瘦削露骨的小脸突然一寒，连二总管道：“网人，一个盲人。”

儒衣年轻人道：“盲人也会使太阳庄如此费心吗？”

连云天冷冷地道：“易兄弟，你一向有‘小诸葛’之称，依你看，太阳庄派兄弟我这种料子出来，像是很费心吗？”

儒衣年轻人道：“如果是真正的盲人，连二总管，那事情可不是费心思能解决得了的了。”

连二总管冷笑道：“问题是他不可能不盲。”

儒衣年轻人心头一动，道：“二总管好象很有把握？”

连云天道：“事实使我很有把握，易兄弟，你可要看那些事实？”

儒衣年轻人平静地道：“人头？”

连云天先是一怔，突然大笑道：“易兄实在没辜负‘小诸葛’这个雅称，哈哈……易兄再猜猜看，是哪些人的人头？”

神色严肃而庄重，儒衣年轻人道：“家师及家师独子的人头，还有三天前赶马经过火树岭下那批牧马人的人头，连二总管，我猜得可对？”

滑溜溜的眼睛不停地在连二总管他渐渐变得灰白的脸上搜寻着，平和、安详。那种视死如归的神态中没有丝毫惊讶与不安，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一点超出他的意料之中。

而足以令他动容似的。

瘦削脸上的得意渐渐消失了，连云天冷冰寒酷地道：“易兄弟，你好象一点也不觉得惊奇，为什么？”

儒衣年轻人平和地道：“二总管，因为你走了我们替你安排好了的那条路了。”

阴沉地冷笑了一声，连云天道：“易兄弟，你会告诉我哪条不是你们安排好叫我走的路，对吗？”

猛然跃身而起，齐成武风般地转身扑向他身后的连云天。

八般兵器同时刺进齐成武体内，但在那八般兵器未曾近身之前，齐成武的心脉已被连云天震断了。

望着满身染血、萎顿地上的齐成武，儒衣年轻人平静地道：“我兄弟算得上是塞北有名的高手，但八位的身手却比他更快，二总管则比八位更快许多，只是……”惋惜地摇摇头，道：“二总管那个你要网的，你以为已盲了的人，他却比你更快！”话落一停又道：“二总管，在那些人身上你们没有找到那条蝮蛇胆吧，这里，当然也没有了。不过，这里有一条破了腹的无胆千年蝮蛇，假使二总管不健忘的话，一定记得燕翎雕有匹通灵神驹，它就杂在那群马中，蝮蛇胆就在它身上，二总管，我建议你应该撒下一片坚强而绵密的网了。”

连云天阴毒地道：“我以为现在补救仍然来得及，易兄弟，使人说话的方法有很多种。”

得意地笑了笑，儒衣年轻人道：“二总管，太阳正派

你出来的确太大意了，你虽然武功不弱，人也很够毒，智慧却嫌低了一点，你仍然没跳出我们的安排圈，不过，你命大，没喝那杯酒。”

话落嘴角上突然溢出了污黑的血，人也跟着跌落楼下。

痴痴地呆立了好一阵子，连云天突然阴狠地道：“不错，我会撒下一片更密的网，仁慈被世人称道，仁慈又往往是个寻人死亡的最好陷坑。”

仁慈的陷坑，这就是连云天要的一面网。

万应庙是一座不算大的庙，据附近村民说里面供奉的菩萨很灵，因此，庙虽不大，但却香火丰盛，一年四季，总是热闹如集。

万应庙位于南梅村的西头，南梅村是个拥有近五百户人家的村子，在草原地带，这村子已算得上是大村子了。

与南梅村不相上下的村子，在上都河白沙渡附近百里之内共有四个，分别按东西南北起名，四村中间是个约有五百户人家的大村落，称为五梅村。

万应庙前广场右边的一棵老梅树上系着一匹黑毛四蹄奇白如雪的马，草原上的人大都识马，因此，这匹马四周围了不下二十个老少不同的人，评头论足地在那里议论着。

“这是八骏马中的黑傲雪，好马三分龙，这马看着让人喜欢。”说这话的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子。

“不知道这马的主人是谁？”说这话的是个健壮的年轻人。

老头子以教训般的口吻道：“良马择主，这匹马神奇无比，他的主人还会差得了吗？我看不是达官贵人，就是山林奇人。”

健壮的年轻人好奇地问道：“王老爹，你见过他吗？”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老爹那张象风干了的桔子皮般的多皱纹的老脸上。

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王老爹干咳了两声，道：“我来的时候虽然比你们都早，但却没有看到马主人，我来的时候，马就系在这里，马身上连一滴汗都没有，想是马主人早就到了。”

众人脸上立时显出了失望的神色。

突然，一个七、八岁左右有着一张硕果般的红红的脸蛋的小男孩道：“老爹爹，我见过那个骑马的。”

众人的目光又都集中在小孩脸上了，健壮汉子忙道：“玄灵儿，马主人是什么样子？”

仰着小脸向着众人，玄灵儿得意洋洋地道：“高高的个儿，穿黑衣服，手里提了个长长的包袱，脸白白的，就像……就像……”

有人急问道：“像什么呀？”“你快说，像什么？”

玄灵儿急得直抓头发。

大眼睛一亮，玄灵儿道：“就象王爷爷大厅中挂的画上关公后面站着的脸很俊的人，只是看起来要比那个画中

的人年轻些。”

王老爷道：“玄灵儿，你说他象关平？”

本来就圆的眼睛瞪得更圆了，玄灵儿道：“一点都不错，他就像关平。只是比关平还俊些，也斯文些。”

周围立时响起一阵笑声，有人道：“玄灵儿，你别是在梦里看到的吧，一个脸蛋白白细细的人，比关平看起来都小，他能骑得了这匹神驹吗？”

“是真的嘛，今儿个一大早，我娘才把摊摆出来，他就来了，他早饭就是在我们家吃的，他还把银子交给我，说多出来要给我做新衣服穿，你们就不知道他有多和气呢！”

健壮的年轻人眸子一亮，道：“要不要去问问房寡妇看看？”

立时有人应道：“对，一问她就知道了，走……”

房寡妇的摊子就在万应庙广场进口的右边，离这棵老梅树不到两百尺远的那间小茅屋前。

健壮的年轻人带头，分开人群就要往房寡妇摆设的小吃摊走

“不好呀，房寡妇家的小茅屋起火了。”

不错，是失火了，细小的火苗子正在浓烟中如蛇吐信般的伸缩着。

目注小茅屋前那七八个歪头斜眼，持刀带枪的大汉，王老爷长长地叹息一声道：“这年头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房寡妇孤儿寡母，就靠摆个小吃摊子有一天没一天地